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巨掌魅影

公孙千羽著



中

K4.568

J2

22

旋風劍大系 公孫千羽著

巨掌魅影



远方出版社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大方真人，实已占了极大的上风。如果大方真人不是心急，在第一百八十一招头上，便将掌力一齐摧动，而是沉住了气，在第三百六十招，“周天一匝”之上，才将掌力一齐催动，那么力道一定更大，足可将金蜈公公震伤！

当然，金蜈公公要胜大方真人的话，自然更是容易，只要他一上来便见招还招的话，大方真人武功本不如他，未到一百八十招，便自落败了！

当下，两人相隔，一丈五六，呆呆地对立着。

而石坪上的众人，在经历了刚才，如许惊心动魄的一幕之后，也各自寂然无声。

静寂之中，只听得勾魂帮主尖声道：“金蜈公公，勾魂帮中人物，不与敌对手则已，与敌人动手，不分死活，绝不罢手！”

金蜈公公一听，面色便自一变。

他刚才和大方真人双掌相拼，是拼了一个平手，那令他难以猜透大方真人的深浅，一听得勾魂帮主如此说法，自然难以变色。

他连忙转过头去，道：“帮主——”

但是，他下面的话尚未出口，只听得银蜈婆婆大声道：“老家伙，休得多口，你不会使兵刃么？”

金蜈公公一听，果然将要说的话，缩了回去，一反手，将搭在背上，那条三尺来长的金线蜈蚣，抓住了尾部，提在手中，他将那条金线蜈蚣，抓在手中之后，伸手一抖，扬起了一股中人欲呕的腥味来。

大方真人，一见这等情形，丑脸之上，神色也禁为之一变！

金蜈公公肩上的那条金线蜈蚣，本来就极其碍眼。

但是大方真人却一直以为，那只不过是对方故作惊人之举而已，他却未曾料到，那金线蜈蚣，竟会是对方的兵刃！

他在退出之后，疾运真气，双肩的酥麻之感已消，他连忙五指一紧，握住了剑柄，“铮”地一声响，将长剑拔了出来。

他那柄长剑，佩在腰际，长几及地，一拔出来之后，果然要比寻

长的青铜剑，长上半尺。而且，剑身如一泓秋水，一望而知，不是凡品。

两人各掣了兵刃在手，这一次，金蜈公公却不再客气了，大踏步地向前，跨出了两步。

但就在他向前跨出之际，大方真人手腕一振，“嗡”地一声，绵绵剑法的第一招，“万象更新”也已经疾刺而出！

只听得金蜈公公一声长笑，手中的金线蜈蚣，荡起了一阵劲风，竟向大方真人的长剑，疾迎了上来！

那金线蜈蚣扬起之际，所卷起的那阵腥风，实是令人五脏翻腾，忍不住恶心，大方真人早已运气闭住了七窍，然而，金线蜈蚣乃是至毒之物，那股腥味，仍是令得他难以禁受。

他一见金线蜈蚣，百足划动，向自己的长剑，迎了上来，连忙改招，剑尖向金线蜈蚣的腹部，疾挑了出去！

那金线蜈蚣的腹部，然作灰白，看来象是十分的柔软。

大方真人打的，也正是这个主意，他想将金线蜈蚣先杀了，也好为人间除一毒物。

他剑招出得极快，而金线蜈蚣本来又是一个前迎之势，电光石火之间，只见寒光一闪，剑尖已经刺中了蜈蚣的腹部！

可是事情的变化，却是大大地出于大方真人的意较之外！

他那一剑，非但未能刺穿金线蜈蚣之腹，而且，还被一股柔韧已极的大力，将长剑震得向上，疾弹了起来，长剑向上弹起，胸前门户大开！

大方真人心中这一惊，实是非同小可，连忙抽身后退。

但是，他刚退了一步，金蜈公公却已经疾赶向前来，大方真人只觉得鼻端的恶腥之味，陡地大盛，金线蜈蚣，已向自己劈面袭来！

他长剑扬向半空，急切之间，收不回来。

百忙中，他只得左手反手一掌，向金线蜈蚣，拍了出去！

只听得“啪”地一声，那一掌，正好拍在金线蜈蚣的头上，将金

线蜈蚣，震了开去。

但是，他也就在那一瞬间，大方真人只觉得手腕之上一麻，脉门已被金线蜈蚣无数地利爪中的一对，抓出了两道血痕！

那金线蜈蚣，身含剧毒，乃是人人一看便可以知道的事。

而手腕上被抓出了两道血痕之后，传来的感觉，又不是疼痛，而是麻痒，大方真人这一惊，实是非同小可，连忙身形连晃，向后退去！

金蜈公公一声长笑，也不追赶。

大方真人退出丈许之后，一翻手，只见左腕漆黑，黑气正在迅速的上升！大方真人只呆得一呆，黑气已将来到了小臂弯处！

大方真人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但是那股黑气，上升得如此之快，一时之间，却也令得他惊惶失措，他呆了一呆，右手长剑一扬，便待向自己的手臂削下！

要知道一剑，若是削了下去，大方真人不但从此失了一条手臂，而且，再也使不得“绵绵掌法”了，因为绵绵掌法，变化复杂，是必须双手齐使的。

眼看他长剑，离他的手臂，已经不过半尺，却陡地听得神丐车辙，一声大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紧接着，一道翠油油的绿虹，陡地横亘而至，正是他手中的那条绿玉杖，已经拦到了大方真人左臂的臂弯之上。

而绿玉杖才一拦了上去，长剑也已削下。

但因为绿玉杖的关系，因此那一剑，并未将他自己的手臂削断，而只是“当”地一声，削在绿玉杖上。而绿玉杖才一触及大方真人的手臂，大方真人便有一股清凉之感！

他猛地想起，神丐车辙的这柄绿玉杖，乃是昔年昆仑派的镇山之宝，后来，昆仑弟子不肖，这绿玉杖才流入他派，落在车辙的手中。

这绿玉杖，乃是东昆仑绝顶，一整块绿玉所琢成的，能以驱逐

百毒，自己分明是有救了！

他低头一看，果然见原来迅速上升的黑气，已被止住了势子。

而车辙滚动绿玉杖，顺着大方真人的手臂，向下滚去，黑气被逼得向下，退了下去，直到指尖，在每一支手指的尖端，滴下了一滴漆也似黑的毒液来。

大方真人松了一口气，车辙一抬头，道：“叫化子专捉蛇弄毒，尊驾这条大蜈蚣，颇合叫化子的胃口，不如给了化子，结个善缘罢！”

他一面走，一面向着金蜈公公，走了过去。

金蜈公公自然也不认得神丐车辙。

但是车辙手中的这条绿玉杖他却是认得的。他早年还和昆仑派颇有渊源，所以一见车辙走向前来，并不出手，只是道：“你是昆仑第几代弟子？”

车辙一听得金蜈公公，如此说法，不禁一呆！

昆仑派本是武林的大派，但自第七代以来，便已然式微，武林中至少已有二十年，未有人提起昆仑派三个字了。

而这柄绿玉杖，落在自己手中，也是武林中尽人皆知之事！

第二十四回 大无影脚

而对方却还问自己，是昆仑派第几代弟子，将自己当作是昆仑派中人物！

如果对方孤陋寡闻，似乎也不应到这一地步，那唯一的可能，便是此人已经隐居多年不出，所以才不知绿玉杖已经易手一事。

丐侠车辙，虽然表面上看来，突梯滑稽，诙谐百出，但是为人，却是心细如发。

他一想及这一点，便自心念电转，将本来在武林中极享威名，但久已隐居不出的几个高人，在心中迅速地想了一遍。

他浪迹江湖，足迹几遍天下，见闻自然也极广，但是他想了片刻，虽也想起几个高人，有两个还是黑白两道，闻名丧胆的大魔头，但是却又不象眼前我负着金线蜈蚣的老者。

当下，他冷冷地道：“昆仑弟子？阁下有多少年不在江湖上走动了？”

金蜈公公一听，面色不禁一变。

只见他眼中异光大作，道：“我已隐居数十年，你既不是昆仑弟子，这柄绿玉杖如何会在你手中的？”

其余众人，见金蜈公公忽然问起这段公案来，心中倒也都大感兴趣，要听听丐侠车辙，究竟如何回答金蜈公公。

因为这条绿玉杖，能驱百毒，又是任何利器，所难以削断，坚硬已极，实是武林奇珍，要不然，也不能成为昆仑派的镇山之宝了。

但是，大家只知道昆仑派弟子，在传到第七、第八两代时，接连内讧，同门相残，力量一日不如一日，再加上宿仇寻事，几乎全军覆灭，此后，这柄绿玉杖便突然不知下落。

直到过了一年，绿玉杖方始在车辙手中出现。

据车辙自称，那是一位昆仑弟子，送给他的。

但实际上的情形，是否如此，却没有人知道了！

所以，这时候，石坪上的武林高手，都想听一听，是不是另有内幕。

车辙冷冷地道：“这柄绿玉杖，自昆仑灭派之后，便在我手中的了。”

金蜈公公厉声道：“昆仑灭派，与你有关么？”

车辙本来就是心细如发之人，他刚才，便曾苦心思索金蜈公公隐居之前的身份，但是却难以弄得明白，如今，他一听得金蜈公公一再提起昆仑派，那分明和昆仑派极有渊源。

而这一件事，也令得他猛地想起一男一女，两个和昆仑派极有渊源的魔头来。

如果，这一男一女两个魔头不是突然在江湖上归隐，不知下落，那么，凭他们和昆仑派的交情，昆仑派也绝不致于有亡派之祸！

眼前，这老头子肩上，背着金线蜈蚣，另有一个老婆子，背上负着银线蜈蚣，他们两人，显然是有关系的，和昔年那一男一女，两个魔头，形影不离，正好相合。

只不过，昔年那一男一女，两个魔头，在江湖上走动之际，男的是风度翩翩，英俊年少，女的是相貌出众，风流多情，哪象现在这样，鸡皮鹤发，老态龙钟？但是车辙既然想到了那两人，一算时间，这两人也正应这个年纪了！

车辙想到了那一男一女两个魔头，心中还不怎样地吃惊。

他不自由主，出了一身冷汗，乃是因为这一男一女两人，又联想起另外两个人来！

那另外两个人，武林前辈，个个都知道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，愿意在相互交谈中，提起这两个人的名字往事来。

因为，几乎各门各派，每一个高手，都在这两人的手下吃过大亏！

当下，车辙只是怔怔地发呆，金蜈公公身形耸动，向前踏出了一步。

在他一步踏出之际，只听得石坪之上，“格”地一声。已经出现了一个足印，深约三分，可知他内功之深，实是非同小可。

金蜈公公跨出了一步之后，又厉声问道：“昆仑亡派，可是你这臭叫化做的好事？”

车辙定过神来，一声长笑，道：“你是勾魂帮中的高手，我们此番相见，难免一番恶斗，就算你想为昆仑派出气，又何必多问？”

金蜈公公一听，一声长啸，响遏行云，道：“说得好！”

他一个“好”字才出口，手腕一沉，手中老大的金线蜈蚣，荡起一股腥风，已如一条又宽又大的软鞭一样，向车辙的腰际，疾攻而至！

车辙绿玉杖打横挥出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搭住了金线蜈蚣的腹部，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那金线蜈蚣象是对这条绿玉杖，十分忌惮，一被碰中，立即向上弯了起来，伏在金蜈公公的手臂之上，一动也不动。

金蜈公公一见这等情形，面色也不禁微微一变，身子向后一退，道：“还有什么话？”

车辙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勾魂帮上上下下，自知所干的，全是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故而没有一个人，敢以真面示人的……”

他讲到此处，故意顿了一顿，以极其锐利的眼光，四面望了一望。

石坪上勾魂帮的人物，尽皆兀自不动。

只有勾魂帮主，发出了一下尖锐的笑声。

其余的勾魂帮众，心中是否惭愧，面上是否发热，那除了他们自己之外，也不会再有人知道了。

车辙续道：“所以，是阿狗阿猫，我也懒得动问，但阁下既然还敢以真面目示人，我却要问一问，你究竟是何人！”

金蜈公公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多此一问了，我讲出来，你也不知道的，谁叫你爹娘不早生你几年？”

看官，需知丐侠车辙，在武林之中，已享有极高的声誉。

他的年纪，虽然还只不过五十出头，但早在十年之前，便挤身于一流人物之列，武林只称诵的“五侠”之中，便有“丐侠”的大名！

但是如今，金蜈公公的口气，却将他当作是后生小子一样！

丐侠车辙一声长笑，道：“其实，你即使不说，我也一样可以猜得到！”

金蜈公公道：“你若猜得中，动起手来，我让你三招如何？”

高手过招，一丝一毫也不能相差。

刚才，车辙和金蜈公公，已经算是过了一招，而在这一招中，金蜈公公并没有占上风，相反地，看来那柄绿玉杖，还是金线蜈蚣的克星。

所以，金蜈公公这时说让车辙三招，实是一件十分重大的允诺了！

车辙一听，心中不禁一喜，暗忖这老儿合该倒霉了，我扫魔三杖，只是三招，若是他不还手，只怕他武功再高，也难免要吃亏！

而自己即使不能在三之中胜他，也至少可以占尽上风，再待图胜算了。

当下，他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既然，我可要说了，昔年，甘心夫妇两人，俱为人奴，称仆道婢的无耻之徒，追……”

丐侠车辙只讲到此处，金蜈公公突然发出了惊天动地也似的一声大喝，道：“住口！”

他那“住口”两字，实是惊人之极！

只见勾魂帮众之中，有几个人，身子不住地摇晃！

那几个人，自然是武功较差，禁受不住金蜈公公的断喝声，而在金蜈公公的断喝之声，兀自在人耳际，嗡嗡作响之际，银蜈婆婆，也发出了一声尖啸！

金蜈公公那一声断喝，宏亮刚猛，已臻绝顶，但银蜈婆婆这一声尖啸，却是刺耳短促，锐厉已极，听得人心猛地向上提了起来，半晌落不下去。

而在银蜈婆婆一声尖啸之后，只见她身形如飞，已疾掠了出来。

她才一掠出，金蜈公公身形一转，打横跨出几步。

他们两人，在电光石火之间，已成了一前一后，将丐侠车辙，围在中间之势！

丐侠车辙，虽然艺高人胆大，而且，手中的绿玉宝杖，又是万毒不侵，但一见这等阵仗，他心中也不禁为之骇然！

只听得银蜈婆婆尖声道：“老头子，这厮既然知你我来历，却是留不得了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抖动手中的银线蜈蚣，荡起一阵触鼻欲呕的腥风，旋风也似，向前扑了上来，也看不清她用的是什么招数，只觉得电光石火之间，她连人带手中的大蜈蚣，一齐幻成了一溜怪影，将车辙缠住！

而车辙也疾荡起绿玉杖来迎敌。

电光石火之间，绿虹银影，纵横交错，来回飞舞，银蜈婆婆和丐侠车辙，已迅速地交攻了三招！

其时，金蜈公公也向前踏出了一步，反手挥起手中毒蜈蚣，攻向车辙的背间。

然而，他这里一招才出，斜刺里“刷”地一声，一条人影疾掠而至。那条人影才一掠到，却又是“嗤”地一声，一溜黑虹，已向金蜈公公臂弯处的“尺泽穴”点到。

金蜈公公看出来人攻势不弱，不能不收招以避，身形一侧，退开了一步，定睛看时，只见来人，也已站定。

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气度出众，儒雅有致的儒侠石侶！

而刚才攻向他臂弯的，也正是那柄，在武林中有“诛奸扇”之称的摺扇！

只见石侶“啪”地一声，打开了摺扇，摇了两下。

看他的态度，好整以暇，绝无大敌当前之状！

金蜈公公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石侶一声长笑，道：“我是什么人，倒不必多问，但你们两夫妇，想要杀了车神丐，以保持身份秘密，却只怕是枉费心机了！”

金蜈公公面色一变，道：“放屁！”

石侶的态度，仍然是那样地淡定，道：“车神丐不说，我们自然想不起你们来，但经车神丐一提，昔年甘心称仆道婢，与人为奴的人，哈哈，你难道还想瞒得过人去么？”

金蜈公公一听，面色倏地大变，一声怒吼，身形如飞，向石侶猛地扑了过去，手中的金线蜈蚣，“刷”地扬起，百足划动，向石侶胸前抓来！

石侶刚才，在大方真人受伤中毒之际，曾经见过金线蜈蚣的厉害。

因之，他一面讲话，一面也在小心预防。

金蜈公公才一发动，他一声长啸，手腕一翻，手中的摺扇，已如一柄短铲也似，先在胸前一放，向前疾迎了上去！

他这一招“清风徐来”，乃是扇招之中，攻守咸宜的招数。

因为他的摺扇极大，打开之后，一扇护在胸前便将整个胸口尽皆护住，对方既是向他的胸口攻到，他首先便立于不败之地了。

而他在将摺扇护在胸前之后，立即便向外推出。

他这一推，至少运七成以上的功力。

如果在这一推之间，能将对方的攻势，完全挡退的话，那么，他

下半招的变化，便是摺扇倏地收拢，点向对方的胸前要穴！

当下，他摺扇才一向前推出，只听得“啪”地一声响，已经和金线蜈蚣相交。

可是，也就在此际，石侣心中，却猛地一惊！

原来，他觉出手中一紧，定睛一看时，只见金线蜈蚣的几对前足，已将他的摺扇，牢牢抓住！石侣心中一凛，手臂一缩，待要将摺扇夺了回来。

可是在此同时，金蜈公公也是手臂一缩。

金线蜈蚣的四对前足，已经牢牢地搭在石侣的那摺扇之上，蜈蚣的足上，都有着吸力特强的吸盘，一经吸住，便再也不会脱去。

所以，两人的手臂，各自向后一缩，等于是在比拼内力了！

儒侠石侣，固然名满江湖，但是比起金蜈公公来，却还内力不如，只见两人同时用力一扯之下，石侣的面色一变，身形向前一俯！

他身形一俯之后，猛地跌出了一步！

而金蜈公公似乎知道自己和石侣一比力，一定是自己力胜一样，石侣才向前一步跌出，他左手已经疾扬而起，向石侣顶门，一掌拍下！

金蜈公公的那一掌，出手之快，配合之妙，实是难以言喻！

石侣的身形未稳，已觉得头顶风生，抬头一看间，对方的手掌，挟着一股其强无比的大力，离自己的头顶，已不过尺许，大力压下，连气都难透！

石侣一见这等情形，不由得魂飞魄散！

他只当自己，一定要命丧闲云峰上！

然而，就在这千均一发之际，突然听得“轰”地一声响，一股黄澄澄的光华，自旁射到，带着一蓬酒气，射向金蜈公公的掌心“劳宫穴”。

石侣一见，便知道那是醉佛千壶所发的酒箭！

只金蜈公公手掌倏地一横，改向那股酒箭，逼了过去，将那股

酒箭，逼得化为万千点酒珠，“轰”地一声响，一齐迸散！

而儒侠石侶，也趁此机会，左手掌缘如锋，斜砍金蜈公公的左腰。

金蜈公公左手在挡酒箭，不得不抖手，抖起金线蜈蚣来迎。但石侶的那一掌，本是虚招，其目的也只求金蜈公公将毒蜈蚣收了回去。

因此，金蜈公公右手才一扬起，石侶便倏地收招，向后退去。

金蜈公公一声厉吼，道：“往哪里逃？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又向前疾赶了过来！

儒侠石侶刚才，已经试出他的武功，在自己之上，一见他来势汹汹，心中不禁骇然，连忙疾发三招，将自己的身子，尽皆护住。

也就在此际，只听得勾魂帮主尖声道：“说得不错，看他们往哪里逃！金蜈公公，银蜈婆婆，你们两人，双战百丈老秃！”

金蜈公公和银蜈婆婆两人，各自一声答应。

两人身形疾展，一个离开了石侶，一个离开了丐侠车辙，双双向百丈禅师扑到。

本来他们两人，已是占了上风，因此说退便退，石侶和车辙两人，莫奈其何。

两人才一扑向前去，便自招数连发。

百丈禅师高宣佛号，袍袖飘飘，便与之战在一起。

刹时之间，只见三条人影，夹着金光银虹，和阵阵劲风，滴滴溜地乱转起来。这三个全是一等一的高手，一动上手，果然非同凡响！

那一旁，醉佛千壶在声喝道：“两打一，要脸么？”

他一面喝，一面待向前扑去。

但是，他身形才一挪支，斜刺里一个人，便疾窜了上来，那人一身黑衣，头上带着青铜面具，自然是勾魂帮中的高手，一照面，便是“呼呼”两掌！

那两掌一出，醉佛千壶的心中，陡地一呆！

他这一呆，乃是看出那两掌的家数，极其眼熟。

然而，他这一呆，却又几乎被对方两掌，一齐击中！

他连忙身形后退，发招还击。

其间的是间不容发之处，连他向对方喝问的机会都没有，两人便已招发如雨，掌出如风，极其激烈地打成了一团。

丐侠车辙在银蜈婆婆一退这后，便听得勾魂帮主尖声道：“车化子！”

车辙才一回过头来，便见眼前，人影一闪，勾魂帮主已经如同轻烟也似，闪到了他的身前。

车辙自然知道勾魂帮主，来意不善，因此，绿玉杖一招“道高一尺”，倏地挑了起来，杖尖直挑向勾魂帮主的面门！

勾魂帮主的面，也戴着青铜面具。

车辙的这一招，看来似乎十分蠢。

但事实上，却绝非如此，因为这一招“道高一尺”，才一使出之际，是挑向对方的面门，但紧接着，便连颤两颤，径取对方双目！

勾魂帮主虽然戴着青铜头罩，但是他的双目，却是露在外面的，这一招，正可以攻其无备，实是十分厉害的一招。

只见勾魂帮主，一见杖到，上身立即向后退。

他上身虽向后退去，但是双足向前滑来之势，却并不停止！

就在他一退身，绿玉杖一挑挑空，连下一半的变化，也没有着落之际，勾魂帮主已经欺到了车辙的身前，在几乎是万无可能的情形下，突然飞起右足，向车辙的小腹踢到！

车辙虽是见多识广，但却了料不到有这一着。

因为这时候，勾魂帮主上身后退，其势不能抬足。

如果他硬要抬足的话，本身一定先跌倒了。

但是，勾魂帮主却就在这种万不可能的情形下，踢了出一脚，而且，势子极其劲疾，身形也十分稳定！车辙猝不及防，心中不免大惊！

也算是他久临大敌，本身武功，也极其精湛。

在百忙之中，他猛地吸了一口气，真气凝于小腹。以车辙的武功而论，真气凝于小腹，已是使小腹坚逾铁石，即使挨上一脚，也不算什么。

可是，就在他刚一凝定真气，准备在小腹上挨上一脚之际，勾魂帮主那踢出的一脚，却突然又向上，抬高了半尺，如果说刚才那一脚踢出，已是万不可能的话，那么这时候，勾魂帮主的这一脚突然抬高了半尺，改为踢向车辙的胸部，更是匪夷所思之事！

而车辙的武功，即使已到了真气随意念之所至而可以运转自如的地步，在那电光石火之间也是来不及再去预防的了。

眨眼之间，只听得几下呼叫声，一齐发出！

首先是丐侠车辙的一声惊呼。

紧接着，则是绵绵观主大方真人的尖声惊呼，道：“苗疆九鬼恶婆大无形脚！”

几乎是在同时，便是百丈禅师朗声道：“我们且退，再作商议！”

然后，便是勾魂帮主尖声笑道：“退，岂非做梦……一个已了账了！”

这几下呼叫声，同时发出，在呼叫声中，只听得“砰”地一声，勾魂帮主的那一脚，已经重重地踢在车辙的腹部之上！

车辙的武功，本就极高。

如果勾魂帮主的那一脚，踢在他小腹上的话，那么，他早已在小腹之上，凝聚真气，准备对抗，至多也不过退出几步而已，绝不会受伤。

但是，勾魂帮主的招数，却太以神奇，临时变招，改踢车辙的胸部，车辙在等于是毫无防备的情形之下，被一脚踢中，如何禁受得起？

一声惊呼之后，只见他七窍之中，鲜血狂涌！

他七窍之中，鲜血狂涌而出，简直如同七股血箭，喷向半空一

样，看来惊心动魄。而他的身子，也向后跌翻了出去。

此时，正是勾魂帮主“已了账了一个”六字，出口之际。而他的动作，也当真快疾得可以，一个“个”字，才一出口，身形一长，一伸手，已将车辙手中的绿玉杖，疾夺了过来。

他一将绿玉杖夺过，便立即向下一压，向车辙的双腿打去。

车辙这时，身子向外跌出，双腿正在半空之中。

勾魂帮主一杖打下，“扑扑”两下骨折之声，车辙的两腿，已被打断，而勾魂帮主也立即一个转身，绿虹横亘，向大方真人攻到！

车辙的身子，被绿玉杖一压之势，压得“砰”地落下地来了。

他落地之后，早已气绝。

但是，他眼耳口中鲜血兀自流之不已，死状之惨，令人不忍观看！

大方真人和石侣两人，在勾魂帮主一攻向车辙之际，他们两人，便知道车辙可能，不是敌手，已经双双扑向前去的了。

但是，勾魂帮主的动作，实在太快。

他在一招之间，便已以一招极奇妙的招数，将名满天下的丐侠车辙，踢得七孔流血而亡，并且还将绿玉杖，劈手夺了过来。

而大方真人，只来得及认出，勾魂帮主的那奇妙的招数，乃是昔年，苗疆恶人，邪派之中，顶儿尖儿的人物，九鬼恶婆所擅的“大无形脚”。

在九鬼恶婆未曾突然失踪之际，不知有多少武林中知名的英雄好汉，一身本领，未经施展，便死在这“大无形脚”之下！

大方真人上一次见到九鬼恶婆，亲使“大无形脚”已是数十年前之事，当时，他亡命而逃，才得保住了性命，如今复见，实是惊骇之极！

而就在他惊骇绝伦之际，勾魂帮主的一杖，已经扫到！

石侣在一旁，见势不妙，身形展动，手中摺扇，倏地点向勾魂帮主背的“灵台穴”。